

三
國
志

一九

陸遜傳第十三

吳書 國志五十八

陸遜傳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

陸氏世頃曰遜祖紆字叔盤敏叔有思學守城門校尉父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為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

遜少

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表術與康有隙將
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
歲為之綱紀門戶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
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
領縣事陸氏祠堂像贊曰海昌今鹽官縣也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
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楊

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
潘臨舊爲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
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
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
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
英雄梟峙豺狼闖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
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
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
丹楊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
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

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無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

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
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爲
計蒙曰羽素勇猛旣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
大行兼始有功瞻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
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
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
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
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
陸口書與羽曰前丞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
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

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
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
爲將軍之勲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
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闕
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
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
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
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
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
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

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
呂蒙爲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
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
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
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
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
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即破晏
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
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
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脫走蜀

以爲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
納凡數萬討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

婁侯

吳書曰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爲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

舉茂才

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

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
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
物未達臣愚悽悽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
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斂納其言
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
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

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爲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

且觀之

吳書曰諸將並欲迎擊備遜以爲不可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

儲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備知其

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䟽曰夷

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颺颺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

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
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
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
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
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
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
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
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
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
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豈

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
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
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
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
方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
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
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
不相聽從遜案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
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
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

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
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在其事
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
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
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
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
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驚懦竊慕相如寇恂
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
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
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

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

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

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

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

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荅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筭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

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

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

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

太守周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

召遜假黃鉞為大都督逆休

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

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休既

吳錄曰假遜黃鉞吳主親執鞭以見之

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二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

建昌侯憲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
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即
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
整遜對之髮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
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
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
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
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
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
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

日興良能爲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
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
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勲祚功垂
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
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
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
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
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
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
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